

巴黎市立賽努奇亞洲藝術博物館——趙無極在巴黎的第一個舞臺

■ 李怡安

座落於巴黎第八區維拉斯奎茲街（Avenue Vélasquez）蒙梭公園（Parc Monceau）旁，巴黎市立賽努奇亞洲藝術博物館（Musée Cernuschi, musée des arts de l'Asie de la ville de Paris）為一棟新古典主義風格建築，正面兩側裝飾達文西及亞里斯多德的馬賽克肖像，大門入口處可見「二月」及「九月」的字樣，分別代表了一八四八年及一八七〇年法國兩次革命後建立共和國的月份，說明了宅第主人終生的政治理念及追求。該建築為亨利·賽努奇生前的寓所，一八九六年賽努奇逝世後，捐贈給巴黎市政府作為博物館。在往後各任館長的帶領下，該館的收藏及策展方向，由賽努奇生前所收藏的亞洲藝術逐漸轉為側重中國藝術。而在一戰後，第四任館長更將當代中國藝術引介入館，由是成為趙無極與當代巴黎藝術圈相遇的開端。

賽努奇其人其事

安瑞可·賽努奇（Enrico Cernuschi, 1821-1896）於一八二一年二月十九日出生於米蘭一個富裕的家庭，為企業家之子。（圖1）除了安瑞可外，賽努奇家還育有另外三名子女。年少時，安瑞可在家族原籍地——蒙扎（Monza）就學，之後分別前往米蘭大學（University of Milan）與帕維亞大學（University of Pavia）學習科學與法律。在米蘭經歷一段長時間的實習後，於一八四六年獲得律師的資格（brevet d'aptitude aux fonctions d'avocat）。

十九世紀的亞平寧半島在維也納會議後，再度被列強瓜分。一八四八年第一次義大利獨

立運動（First Italian War of Independence），賽努奇先後在米蘭及羅馬參加了獨立運動中建立聯邦共和國的派系，在米蘭的起義短暫地驅逐奧地利的勢力。一八四九年年底，賽努奇在羅馬被捕，由於先後得罪了奧匈帝國及教皇國，賽努奇在審判庭上為自己做無罪辯護，並請求流放至法國。

初抵法國的日子非常辛苦，賽努奇先是接受朋友的援助勉強渡日，而後教授過義大利文、當過大學者的抄寫員，以及在有力人士的僱用以便躲避警察的監視的同時，一邊學習語言及經濟學。在一八五二年以基層職務進入動產信貸銀行（Crédit mobilier）後，他非常快速地升遷，短短幾年內，晉升銀行



圖1 亨利·賽努奇的肖像 (Henri Cernuschi portrait)
賽努奇博物館藏 Stanislas comte Ostrorog, dit Walery
(1830-1890)攝 © Musée Cernuschi / Roger-Viollet

的董事會，而金融方面的直覺也讓他累積了一筆財富。六年後，賽努奇在羅馬憲政會議時的盟友菲利斯·奧西尼 (Felice Orsini, 1819-1858) 刺殺拿破崙三世失風被捕，在處決前，他要求賽努奇成為其遺囑執行者，此舉使得賽努奇的人品受到輿論抨擊，因而離開動產信貸銀行。在同一年，賽努奇開始自己經營生意，並著手撰寫其經濟學代表作 (Mécanique de l'échange)。一八六九年，第二帝國面臨貨幣危機，政府在金融界尋求解決之道，而賽努奇的理論及立場使其脫穎而出，解決了當時的危機。也因而被其他銀行家招募，一起創立了能夠與法國銀行 (Banque de France) 相抗衡的新銀行，即法國巴黎銀行 (BNP Paribas) 的前身。

一八七〇年，經濟實力堅強的賽努奇離開銀行界，創立《世紀報》 (le Siècle)，

重新投入政治運動的懷抱，而在前一年五月，賽努奇因為捐助大筆資金給擁護共和政體人士，被驅逐出境前往瑞士，九月，第二帝國垮臺，賽努奇返回巴黎，於一八七一年歸化法國籍。同年五月，賽努奇的摯友——《世紀報》的主筆古斯塔夫·肖迪 (Gustave Chaudey, 1817-1871) 被巴黎公社擁護者處決，而賽努奇及泰奧多爾·杜赫 (Théodore Duret, 1838-1927) 在營救肖迪的期間被支持凡爾賽政府 (versillais) 的將軍 (Charles Nicolas Lacretelle, 1822-1891) 認出，下令追殺。在經歷這一連串事件後，賽努奇於年底離開法國前往亞洲。

亞洲之旅與博物館的建立

賽努奇的旅行自一八七一年九月出發到一八七三年一月結束，主要的目的地分為日本、中國、爪哇、錫蘭及印度等五個部分，分別停留大約四個月的時間。賽努奇本身對此趟旅行未曾留下系統性的紀錄，後人知道關於此趟旅行的事蹟及細節，都來自於當時的旅伴杜赫的著作《亞洲之旅》 (Voyage en Asie: le Japon, la Chine, la Mongolie, Java, Ceylan, l'Inde)。杜赫著作的內容被學者認為類似旅遊指南，¹ 其中有大量的描述關於途中所搭乘各種交通工具、各國的景色、遺跡、旅途的小插曲。另外，杜赫在此書中也花相當大的篇幅分析每個民族的「文明程度」，透過典型十九世紀歐洲東方主義的眼光，兩人認為中國是曾經擁有古老偉大文明的國家，但如今已經衰落了。有學者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此一看法也解釋了賽努奇選擇銅器這種在上古時代大放異彩的藝術作為主要的收藏對象。²

兩人在亞洲的第一站是橫濱，然而兩人認為此處太西化，終於在前往江戶參觀宗教建築之餘，找到了所追求的「離鄉背井」之感。剛到岸時，兩人並沒有特定目標，但旋即像當時其他的歐洲旅人一樣，為當地古物市集五花八門的商品所吸引，從而開始收集文物，雇用了一位翻譯，在橫濱及東京兩地展開其收藏活動。杜赫作為藝評家，在巴黎與當時印象派畫家交往熱絡，自然對日本藝術推崇備至，因此在日本期間杜赫主要收集日本版畫及畫冊，賽努奇則購買銅器。「每一天在文物商店內有數以百計的銅器送到我們面前。我們會從中挑選一批，整批付一個價

錢，轉瞬之間我們的收藏迅速成長。」³文物商人也注意到賽努奇對大件器物的偏好，於是帶兩人到東京近郊目黑區一座被燒毀的廢棄廟宇，一座四公尺高的佛像座落在空地中，最後賽努奇與商人達成協議，將這尊佛像運回巴黎，並在隨後蓋建的宅邸中專門安排一個房間安置之。從奈良離開日本後，賽努奇與杜赫由上海進入中國，遊歷多個城市後抵達北京，並在此處再次展開收藏活動。兩人發現在日本的模式並不適用於中國，北京的文物商人一次只願意賣一件物品，而且通常在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後，還會以比二人出價更高的價錢賣出，並且與北京商人打交道需



圖2 | 西元前6~5世紀 青銅鑒 賽努奇博物館藏 Philippe Joffre攝 © Musée Cernuschi / Roger-Viollet

要更多的專業知識，兩人還為此購入許多參考書籍。在中國，賽努奇仍舊對大型尺寸的物品抱持高度的興趣，館藏中典藏號 MC685 的戰國時代〈青銅鑒〉即是當時的收穫。（圖2）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兩人從孟買乘船，通過蘇伊士運河，返回法國馬賽，結束此趟亞洲之旅。

翌年八月，在工業宮（Palais de l'industrie，即現在的大皇宮 Grand Palais）的展覽中，賽努奇展示了是次旅行的收穫。受到大眾最多評論的當然是四公尺高的〈阿彌陀佛銅像〉，而以材質來說，銅器眾所矚目，日本瓷器得到不冷不熱的反響，其他中國藝術品沒有吸

引太多的目光，而關於印度、錫蘭及爪哇的檔案則完全被忽略。但總體而言，賽努奇的新收藏對巴黎的民眾來說是新奇的，因為在此之前，十七、十八世紀法國的東方藝術收藏大多是外銷瓷器及漆器。⁴

賽努奇回到巴黎後依舊持續增加其收藏，包括一八七五年從一位名為梅亞沙（Méazza）的商人買下一批日本瓷器，向著名文物商人西格佛萊德·賓（Siegfried Bing, 1838-1905）、飛利浦·西謝爾（Philippe Sichel, 1839-1899）、其他收藏家如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 1844-1923）等人購買的藝術品。從亞洲回到巴黎的路途中，賽努奇得到了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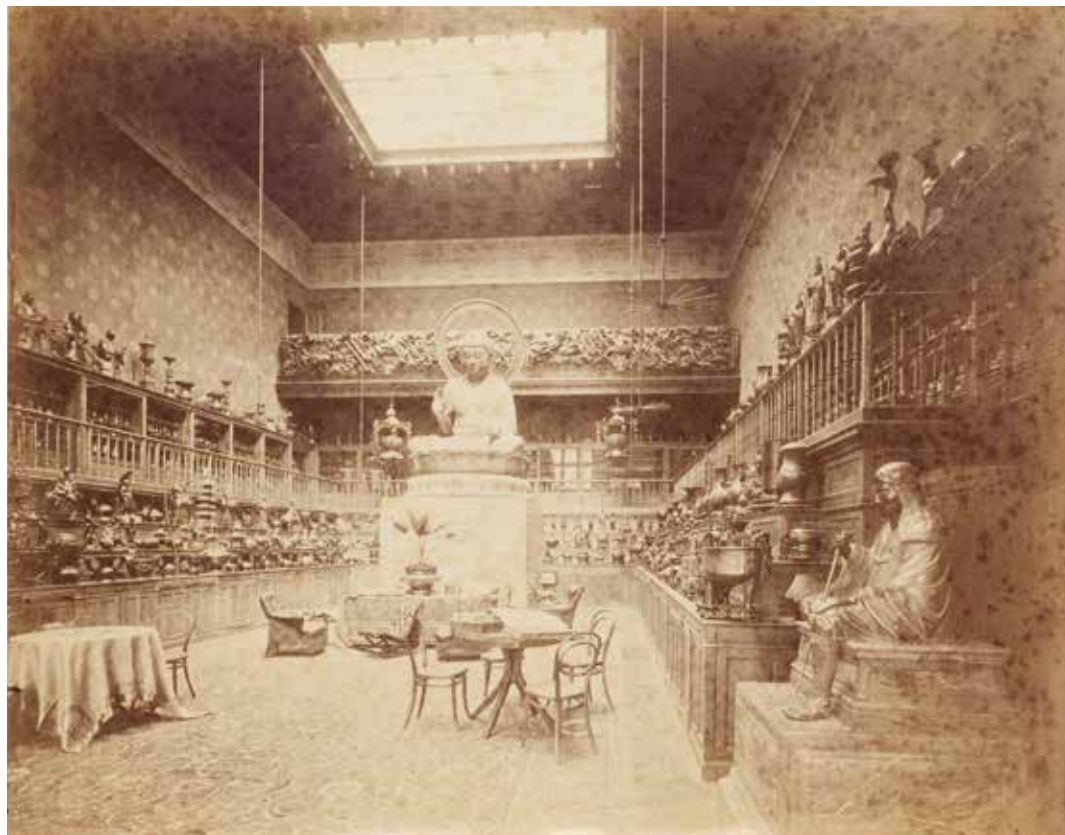


圖3-1 1895 賽努奇博物館陳設佛像的房間 鉛紙版 賽努奇博物館藏 © Musée Cernuschi / Roger-Viollet



圖3-2 1896 賽努奇逝世後，鮮花擺放在陳設大佛的房間。 賽努奇博物館藏 Louis-Emile Durandelle. Paris, musée Cernuschi攝
© Musée Cernuschi / Roger-Viollet

前博物館所在地的土地，荷蘭裔建築師博讓（William Bouwens van der Boijen, 1834-1907）以一個寬闊的長方形房間為建築中心，用以展示賽努奇的藏品，一側開放面向蒙梭公園，相對的一側則是裝飾著日本木雕大師左甚五郎的作品，房間的中央安放大佛，左右兩側層架上則展示著日本及中國銅器。（圖3-1）一八九六年賽努奇在芒通（Menton）過世，遺體運回巴黎後，即在此供人瞻仰其遺容。（圖3-2）一八九八年十月，以賽努奇為名的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賽努奇留下五千件左右的藝術品。

賽努奇博物館的多元發展與趙無極在巴黎的崛起

賽努奇博物館至今經歷七任館長的帶領，經歷多次整修及現代化工程，博物館的收藏及策展方向也基於不同館長的研究領域，有不同的偏重，主要包含中國、韓國、日本等地區的古代藝術。其中第四任館長瓦迪姆·葉理綏（Vadime Elisseeff, 1918-2002）於一九四〇年代多次前往中國，並與郭有守博士及多位中國藝術家結識，促成一九四六年中國當代藝術引介入賽努奇博物館之研究及入藏方向的契機。

一九四六年，時任賽努奇博物館副館長的葉理綏，與當時聯合國常務會議中國代表暨科教文組織教育處處長郭有守博士合作，舉辦當代中國藝術家聯展（*Exposition de peintures chinoises contemporaines*），其中大約半數的展品是郭有守博士的私人收藏，其餘則是其他私人收藏家、中國留法美術協會及中國藝術家的借展。是次展覽共展示一二二件作品，包括沈尹默、傅抱石、林風眠、潘玉良、龐薰棻、徐悲鴻、張大千、陳之佛、吳作人、滑田友等人之創作，其中以趙無極展出十七幅畫作，數量最多，獨立陳列在一個展間。趙無極一九二一年出生於北京，數月後舉家搬遷至上海，十五歲時進入杭州藝專主修西洋繪畫，一九四一年畢業後留校擔任講師。葉理綏與趙無極於一九四四年在搬遷至重慶的杭州藝專認識，一九四六年賽努奇博物館舉辦展覽時，趙無極尚在此處講課，其藝術創作對於巴黎民眾來說幾乎全然陌生，然而葉理綏辨識出趙無極的天份，認為其作品具有相當的原創性，更促使後者日後於法國留學，以及促成趙無極四九年在巴黎的第一個個展。四六年的展覽使得趙無極受到巴黎藝術圈的注意，有藝評家將其與法國野獸派藝術家杜飛（Raoul Dufy, 1877-1953）相比較。是次展覽不僅是趙無極在巴黎的第一個舞臺，同時也是賽努奇博物館收藏研究方向的一個分水嶺，此後當代中國藝術也成為博物館致力於收藏與推廣的範疇之一，在歐洲博物館中獨樹一格。

趙無極的作品能夠在賽努奇博物館展出，除了趙無極自身的天賦以外，事實上也反應出自清末延續至民國初年西風東漸的時代背景：一九二〇年代，大批中國藝術家前

往巴黎學習西方繪畫，此一現象的遠因起源於鴉片戰爭後，知識份子興起向西方學習之潮流，以促使國家現代化。一九一八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於北大書畫研究會上提出「今世為東西文化融合時代，西洋之所長，吾國當採用。……故甚望中國畫者，亦須採西洋畫佈景寫實之佳，描寫石膏像及田野風景，今後諸君宜注意。……今吾輩學畫，當用研究科學之方法貫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經心之習，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見之譏，用科學方法之美術」，⁵啟發首批赴法學習的中國藝術學生，包括徐悲鴻、林風眠、潘玉良、吳作人、龐薰棻、常玉、劉海粟等等，是為第一代巴黎留學的中國藝術家。在一九二〇年代至一九四〇年代間的第一代留法中國藝術家，依據本身的藝術理念，到達巴黎後分別進入兩種不同類型的機構進修，一為學院派，如徐悲鴻，進入如巴黎美術學院等正式美術學院（*École des Beaux-arts*）。學院派的教學非常嚴格，並且注重以素描為基礎的寫實手法；另外一些人如林風眠、常玉等，則受到當時前衛（*Avant-garde*）藝術潮流的吸引，學習馬蒂斯、塞尚、畢卡索等藝術家所開創的繪畫風格，前往獨立的畫室如大茅屋畫室（*Académie de la Grande Chaumière*）學習。

第一代留法中國藝術家回到中國後，建立了中國現代藝術教育體制，如徐悲鴻成為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主任，林風眠則成為杭州國立藝術院（即後來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的院長。這些留法歸國的藝術家，將西方的繪畫技巧、法國的教學模式、法國人文學科的知識，傳授給下一代中國藝術家。其中趙無極就是林風眠在杭州藝專的學生。

結語——永恒的饒贈

趙無極的成就在其生前就廣泛受到各地當代藝術圈的認可，作品被收藏於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藝術機構，晚年大型回顧展更是不勝枚舉。二〇一三年趙無極逝世後，其遺孀馬凱－趙（Françoise Marquet-Zao）女士成立趙無極基金會，致力於推廣及保存趙無極的藝術成就，並且將趙無極的部分作品及收藏捐贈至不同的機構，例如郵票手稿捐贈給法國國家郵政總局（La Poste）、大部分西方藝術收藏品給法國中部依蘇丹市聖洛克中心博物館，而在賽努奇博物館方面，則由現任館長易凱（Éric Lefebvre）與之協商，收到近四十件趙無極各個時期的作品及其收藏的中國古文物。易凱的主要研究領域之一正是

二十世紀在西方求學的中國藝術家，近年來舉辦多個相關展覽，包括二〇〇九年「六個世紀的中國繪畫——賽努奇博物館修復作品展（Six siècles de peintures chinoises, œuvres restaurées du Musée Cernuschi）」；二〇一一年「中國藝術家在巴黎——從林風眠到趙無極（Artistes chinois à Paris, de Lin Fengmian à Zao Wou-ki）」；以及二〇一四年與香港藝術館、吉美博物館（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共同策畫「巴黎·丹青——二十世紀中國畫家展」，都以此一時期為研究對象並提及趙無極在箇中的角色。

馬凱－趙女士捐贈給賽努奇博物館之作品可分為四個方向：第一類為趙無極年輕時的作品，大約創作於一九四〇年代，包含炭



圖4 1949 趙無極 無題（Untitled） 紙本水墨 賽努奇博物館藏 Stéphane Piera攝 © Musée Cernuschi / Roger-Viollet
© Adagp, Paris, 2019

筆和水墨為媒材的裸體畫及肖像畫，帶有馬蒂斯的筆觸，此時趙無極從中國搬到法國生活，因此不論從材料或是畫法上，皆可觀察到此一轉變對其所造成的影響。另一組畫作則是創作於初到法國的幾年，代表趙無極從具象走向抽象的過程。趙無極使用各種媒材（油彩、水彩、水墨、雕版）描繪風景畫及動物

主題，趙無極的動物似乎有意模仿漢代畫像石或是青銅器紋飾的表現手法（圖4），風景畫則是一九五一年起，趙無極受到保羅·克利創作理念的體現。第二類則是水墨抽象作品，從一九七〇年代起，趙無極受到好友法國詩人米修（Henri Michaux）的建議，重拾水墨為材料，奠基於先前油彩抽象畫的基礎



圖5 2006 趙無極 瓷瓶五（Bernardaud, Vase balustre 5）賽努奇博物館藏 Stéphane Piera攝 © Musée Cernuschi / Roger-Viollet © Adagp, Paris, 2019

上，直到逝世前，趙無極持續使用此一技法。第三類則是趙無極在瓷器上的創作，馬凱—趙女士捐贈的瓷器屬於趙無極二〇〇五、二〇〇六年為法國瓷器品牌伯圖（Bernardaud）繪製的作品，以抽象或具象、水墨或油彩的方式表現，此一合作共計有三十件作品，其中四件捐贈給賽努奇博物館。（圖5）第四類作品則是趙無極的青銅器及青瓷收藏，大約在一九九〇年至二〇〇〇年間成形。（圖6）是次捐贈展包含的作品完整呈現趙無極一生繪畫風格的演變，中國古器物收藏則反映出趙無極的藝術品味，兩者合一，使得此次捐贈與賽努奇博物館的調性不謀而合：充分展現其兼具古代與現代性的平衡。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博士生



圖6 2000 趙無極以及其中國古器物收藏 賽努奇博物館藏
M. Petit攝 © Adagp, Paris, 2019

註釋

1. Michel Maucuer, *Henri Cernuschi (1821-1896): voyageur et collectionneur* (Paris: Paris-musées, 1998), 23; Ting Chang, "Collecting Asia: Théodore Duret's "Voyage en Asies" and Henri Cernuschi's Museum", *Oxford Art Journal* 25, 1 (2002), 29-31.
2. Michel Maucuer, *Henri Cernuschi (1821-1896): voyageur et collectionneur*, 27.
3. Théodore Duret, "Tous les jours chez Yaki on nous apporte des bronzes par centaines. Nous faisons un triage, un lot, un prix en bloc, et notre collection grossit à vue d'œil." 轉載自 Ting Chang, "Collecting Asia: Théodore Duret's "Voyage en Asie" and Henri Cernuschi's Museum," 23.
4. Michel Maucuer, *Henri Cernuschi (1821-1896): voyageur et collectionneur*, 35-36.
5. 香港藝術館，《巴黎·丹青——二十世紀中國畫家展》（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14），頁 15。

參考書目

1. Musée Cernuschi. "Activité du Musée Cernuschi." *Arts Asiatiques* 72 (2017): 132-135.
2. Éric Lefebvre. *Artistes chinois à Paris*. Paris: Paris-musées, 2011.
3. Éric Lefebvre. *Six siècles de peintures chinoises: œuvres restaurées du musée Cernuschi*. Paris: Paris-musées, 2009.
4. Marie-Thérèse Bobot. "The Musée Cernuschi in Paris." *Orientations* 23 no.8 (1992): 28-36.
5. 巴黎市立賽努奇亞洲藝術博物館網站: <http://www.cernuschi.paris.fr/fr>, 檢索日期: 2018 年 12 月 26 日。
6. 趙無極基金會網站: <http://www.zaowouki.org/plan-du-site>, 檢索日期: 2018 年 12 月 26 日。